



世纪文库

道教史

许地山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道教史

许地山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教史/许地山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5325-5143-9

I. 道… II. 许… III. 道教史—中国 IV.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656 号

责任编辑 谷 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道教史

许地山 撰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4

字 数 164,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5143-9/B·654

定 价 17.00 元

道教史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道 教 史

前 言

一

读者诸君见到的这本书，已经是七十余年前的旧作了。在农耕时代，一本书历几百年犹被视为要籍，并不希奇，在所谓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一本书要想享誉十年，恐怕便不大容易。要说七十多年前的旧书还值得看看，实在是太难得了，除非它是名人名作。本书就正是这样一本书。

本书的作者许地山是近代知名度极高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落花生》，被收进中学的语文课本，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也享有盛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其实，他在求学外洋期间，就读的专业便是宗教学。

许地山(1892—1941)，名赞堃，地山是他的号，从事文学活动中，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人，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所以有时又被称作台湾台南人。1920年读燕京大学文科三年(文学士学位)、宗教学院三年。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及比较宗教

学，次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民俗学等，1926年在印度研究哲学、佛教，1927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和香港大学从事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重点在比较宗教学及道教史领域。在宗教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佛藏子目引得》和这本《道教史》。据说，他于1940年曾在香港大学编著过《道藏子目通拾》，写有长序《道教源流考》。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1]

顺便说一下，许地山是一位基督徒，1998年出版的《宗教大辞典》称他为“中国基督教学者”。但是，就本书的撰写而言，许地山却能站在一个科学研究者客观、求实的立场，没有表现出教派之见。

总而言之，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名人”。名由文著，书因人传，名人之作，总易引人注目。不过，此书的久传不衰，除了作者之名，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本身具有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在道教研究史上的开拓性贡献。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以《道教史》为题，力求系统梳理道教发生、发展历史的先驱性著作。

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回顾一下道教研究的历程。

中国的道教研究，要说从历史记述开始，那当然可以推至道教史的初期。如《三国志》及更早的《典略》等记述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及张陵、张鲁的道派活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对当时所知的道教活动的概述等等，一是限于记述道教的某些断片，二是没有将道教当成有自己独特的渊源和实体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三是尚没有用历史的眼光，将整个道教当成前后一贯的、有传承有演变的过程来看待。因此，古文献中，包括二十五史中对道教研究留下的资料不少，是道教史研究的宝贵文献，但却不具备近现代宗教史、学术史意义上的道教史的品格。中外学者以近代眼光研究道教，始于二

[1] 卿希泰主编《道教史》第四卷第十二章引李丰楙《许地山及其道教史》。

十世纪初。

二十世纪初，有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1883—1945)曾多次来中国，二三十年代，他曾著有《中国宗教·历史杂考》，其中提到六朝时的道教；但此书当时没有中译本，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如何难以查考。1923年，日本人小柳司气太撰成《道教概说》，几年后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他又曾入北京白云观调查，1932年，完成出版《白云观志》。中国人自己，则二十世纪初刘师培(1884—1920)曾入北京白云观读《道藏》，撰成《读道藏记》，发表于《国粹学报》1911年7卷1—5期。1924年，四川学者刘咸炘(1896—1934)撰成《道教征略》3卷，广涉道教学术渊源、各时期道派以及经书等。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影印明《道藏》、《续道藏》完成，为学者利用这部分原来秘藏少数宫观的大型丛书提供了方便，大大促进了学者全面地审视道教及其历史。1927年，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写成，刊于《燕京学报》1927年12月第2期。1933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撰成《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为研究道教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开山之作。1934年，许地山《道教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此后三年，1937年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我们列出《道教史》之前及稍后的道教研究情况，主要是想说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外研究道教的一个起始时期，或曰发轫时期。《道教史》是这一期中的突出成果，其突出之处，主要在于它是第一部道教的专史。从傅勤家在三年后的《中国道教史》来看，当时的道教学术研究，已经成为独立对象，写史的时机已经酝酿成熟。《道教史》正趁其势，并成了“第一部”。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正在这第一部。许地山先生因而也便成为系统梳理道教历史的先驱者。从此书出版七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道教史》的篇幅不大——三年后出版的傅勤家全册《中国道教史》篇制仍不大，可见开创期的艰辛，尚没有条件产生长篇巨著，——却在主要的方面理出道教史的线索，所开拓的领域所用的方法，至今仍有可启示之处。

一
二

许地山在《弁言》中称其书“本分上下，上编述道家及预备道教种种法术，下编述道教发展中教相与教理”。实际出版的只有“上编”。因此《道教史》现存的这部分，是谈道教的渊源。对于这一问题，许地山于1927年曾撰有《道家思想与道教》（见本书附录）予以讨论。

在《道家思想与道教》中，许地山提出：“道教底渊源非常复杂，可以说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底思想所形成底宗教。但从玄想这方面看来，道教除了后来参合了些佛教思想和仪式以外，几乎全是出于道家底理论。”许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从巫史的身上去找源头。《国语·楚语》说，少昊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渎于祀，于是帝颡顼命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命黎为北正，司地以属民；因此，巫史的职守就有了专责。南正所司的事体是关于天志的，是巫觋或道家思想所从出；北正所司的是关于天人感应的事实，为巫史或儒家思想所从出。而巫与史的共同典籍为《易》。由此他画了一张图，以表示道教的渊源。从其图上可以看到，许先生心目中，由巫、史（或再以《易》为中介）演变出方技、术数，以及诸子学说中的道德家（道家）、儒家和墨家，以上诸种学术和技艺，又曾汇合阴阳、五行学说，最后都汇综入汉的黄老道，由黄老道进而演变为五斗米道，然后流变为今日的道教。这一解释，稍微简单了点，但论道教的渊源大致不差。

看得出来，《道教史》对于道教形成的思想渊源的阐述，基本上与《道家思想与道教》相同，但更加集中于道家、巫祝以及神仙家思想与道教的关系，也就是说，更加明确地揭示了道教形成的主要思想来源，也指出其行为系统的主要来历。

许先生明确地分别“思想方面底道”与“宗教方面底道”，前者

为道家，后者为道教。而“宗教方面底道教包括方术符籙在里面，思想方面的道家，就包含阴阳五行底玄理”。道家思想自与佛教思想打交涉以后，^[1]结果做成方术及宗教方面的道教。道家、道教有区别，又有联系，所以开宗明义，必须将“道”的不同含义讲明白。

《绪说》所做的，主要是这项工作。许先生征引了三种对道的不同指称：一是站在道教反面的佛教徒刘勰的说法；一是宋代历史学家马端临关于“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的分析，兼及明王祚《青岩丛录》对道家内容的归类；最后是北宋道教学者张君房《云笈七籤·道教序》里对自身宗教的认识。这些征引和阐释，大致上揭示了道教的基本特征。

《道教史》中用功最勤的部分，是对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道家的分析。自第一章至第五章都是讨论这一问题，就篇幅而言，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道家及其创始人老子、代表经典《老子》即《道德经》等等，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聚讼纷纭的话题。许先生下这么大功夫去讨论，大约也是因为其言人人殊，难以轻易下断语吧。许先生撰《道教史》时，学界对老子其人其书都有很多讨论，并当作一个“问题”。许先生广泛征引当时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武内义雄和中国学者冯友兰先生等的意见，而比较倾向于武内和冯先生的看法，即认为老子是一个历史人物，但认为老子不会是春秋时人。所谓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说法，他认为起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是“道家得势后底附会”。至于《道德经》，他认为“是否老子底原作，也是一个问题”。因其内容有相互矛盾之处，不会是一个人一气写下来，“或者今本《老子》是取原本一部分底文句，加上辑者认为是老子底话而成，故此现出许多断片底格言”。《道德经》原本的作者及其时代是否与相传的老子相符又是另一个问题。他引日本学者津田的意见，认为《老子》书的作者大约是西历纪元前三百年左右的人物；引武内义雄的意见，认为《道德经》当成于

[1] 关于道教形成与佛教有无交涉，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纪元前二百四十年顷。这些意见，都认为《道德经》成书于战国中期或后期。许先生对老子和《老子》书的见解，都带有当时学术界共识的痕迹。

由讨论老子其人及《老子》其书，进而讨论老子的思想、道论和人生观，复撮述其论敌之观点，许先生显然要勾勒出道家学派创立者的基本面貌。由于后来的道教将老子神化为本宗的教主，所以要科学地说明道教的历史，首先说明历史上真实的老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如前面说过，关于老子其人其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许先生勾勒的老子，也仅是他一家之言。

由此，许先生又进一步讨论老子以后的道家代表人物，然后对道家的派别加以归类。道家一辞，涵盖的面很广，司马迁《史记·老子伯夷列传》，大致有所涉及。近代学者，主要是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另以自己的学术眼光，对之作了分析。许先生对道家学派的归类，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众多主张中的一种。他将先秦的道家分成静虚派、法治派、阴谋派和全性派，而对庄子的全性派着墨最多。因为客观上庄子学派在老子之后的道家诸派中，著述最丰，后世也最有影响；《庄子》一书，内容复杂，其中包含着庄子本人、庄周后学以及其他学派的某些文献。所以对庄子，不仅讨论其本人及其门人的著作、思想，也论及入于《庄子》书而与其他学派相关的思想，他称为“承传×××派底庄子学”。由老子到庄子，许先生勾勒了先秦道家的基本面貌。由老始，至庄终，一方面是老子为道家开创者，而《庄子》书中的某些文献产生于战国末年，从时间上说，基本合乎历史，但另一方面，也未必不是受了“老庄”连称的影响。“老庄”连称首见于《淮南子》，但汉初一般是以黄老连称。自魏晋玄学兴，庄子地位大大提高，其书与《老子》、《易》合称为“三玄”，人们习惯了以“老庄”称道家。其实，道家内容极丰，不同的时代会突出其中的某些断片或者某些派别。汉初常黄老连称，而少及庄子。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经法》等黄学著作，人们对战国至于汉初的道家面貌因此而有更清楚的认

识。不过这些发现远在许先生身后。《道教史》中每以“老庄”来指称道家，是当时一种习惯的做法。

道教形成于东汉，它所继承的道家思想，不全合于先秦原貌，而是经秦汉人传布和重新整理过的道家。所以不能不叙述秦汉道家。对此，《道教史》主要讨论了《吕氏春秋》中道家思想的断片，以及《淮南子》的思想。《吕氏春秋》是著名的杂家著作，凡战国时期的诸子，大部分在其中得到反映，许地山先生从探寻道教思想源头的角度，着重挖出与道家相关的养生思想。《淮南子》原叫《淮南鸿烈》，实成于淮南王刘安宾客之手。刘安是个既有政治野心又崇尚神仙的人物，以他的名义编定和流传的《淮南子》便很值得注意。许地山先生的看法，《淮南子》是“传老庄思想底正宗”。“综观《淮南子》全书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来折衷战国以来诸家底学说，可以看为集汉代道家思想底大成”。而在其中，“可以看为道家新出底思想便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思想在先秦另有学派，但在《淮南子》中它们与道家思想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呈现出新的面貌。

道家思想对于道教所提供的主要是哲学的学说，而道教追求长生不死，跻身神仙世界。战国时另有神仙家，为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论道教不能不涉及神仙信仰。所以书中专列一章谈“神仙底信仰与追求”。在第六章中，许先生钩辑了神仙思想从先秦至道教形成前发展的基本线索。在许先生看来，“道家底养生思想，进一步便成为神仙底信仰”。道家文学每多空想，也容易与神仙家的神仙故事结合起来。而神仙信仰的根源当起于古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它在《山海经》和《楚辞》中都有所反映。及齐威王、宣王时期，神仙信仰的基础已经稳定，齐人邹衍于是将它造成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的理论以游说诸侯。以后秦始皇到处封禅求不死之药，成为最热心求神仙的第一人，后经汉武帝，神仙信仰进一步发展，直到汉末张道陵之徒采神仙家的信仰以立道教。许地山先生关于神仙信仰演变的叙述篇幅不大，但所勾勒的历史线索却大抵清楚而准确，即使今天治道教史的，也无法跳过他所叙述到的基本

环节。

许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神道也是道教的重要源头。所谓古代神道，他主要是指巫覡道。他认为巫覡道及其相关的杂术，是预备道教的种种法术。所以第七章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叙述之。

据许先生的观点，巫起源于古代祭祀时的“尸”。尸，指在祭祀祖先时由后代（一般是嫡孙）扮演受祀的对象。立尸的观念基础在于其人能通灵。许先生认为由代表祖先的尸，渐次演进为专门事神及传达神意的巫。——对此，我们有点小的辩正，容后再说。

巫承担着沟通人神的职能，许先生将它们归纳为六件：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和星占。由于其职能的分化，渐次分为专掌典礼的祝，又由祝而演变出“宗”，为巫的最高职。许先生的叙述，主要是进入三代礼制的巫职。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殷以前，巫的地位很高，成为大臣，后世文明日进，出现典礼的祝，巫遂失掉政治地位，只为民间所信仰。假如我们补充一句：巫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有巫、史、祝、宗等职司，民间则泛称为巫，似乎更为周全一些。秦汉时巫仍有一定地位，朝廷及地方都立有不少巫祠，成为后来道教崇拜的根源。巫覡掌握着某些事鬼神以纳福祛祸、消灾去难的方法，主要是禁厌与医术。许先生列述了此类杂术及所用的方法、手段。这些，后来都汇综入道教之中，成为它的“实行方面”。同时，道教中还汇入了房中术。许先生认为此术起于汉代，本近于医家。就时代而言，似乎估计得太晚了一点，房中术在先秦方术中便有流传。不过许先生指出西汉时代已有人用《老子》文句来解房中术，在当时却是创见。

由这些分析，许先生得出结论说：“巫覡道与方术预备了道教底实行方面，老庄哲学预备了道教底思想根据。到三张、二葛出世，^[1]道

[1] 三张指正一盟威道（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陵，其子张衡，孙张鲁。二葛指三国时的葛玄，及其从孙、两晋时的葛洪。

教便建立成为具体底宗教。”这正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

三

许地山先生对于道教成因的看法，从总的方面看来，迄今为止仍是站得住脚的。他所得的结论：“巫觋道与方术预备了道教底实行方面，老庄哲学预备了道教底思想根据。”应当说抓住了历史的事实和道教的特点。

一般说来，宗教的历史起点，总是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企图去干预、参与或者讨好各种“灵”——包括自然的精灵，稍晚一点，才出现了祖灵和一般意义上的鬼灵——的方法，那便是巫术。不过就具体的某一人为宗教而言，其与原始时代的巫术的关系便有种种不同。西方的犹太教以及继起的基督教，都是一神教，而且都有排斥巫术的倾向。只要读一读《圣经》，就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及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进而在欧洲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于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吓人威势，大力迫害、清除巫术和巫师。不少巫女、巫师或仅仅被指为巫女、巫师的被活活烧死。这样，至少在表面上切断了宗教——在这一场合具体地指基督教——与巫术的联系。在基督教文化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便很容易将宗教与巫术对立。即使他们具备历史的眼光，从原始时代去寻找宗教的源头，也往往将当时对自然物及鬼神的敬畏与祭祀看成宗教的源头，而巫术则被视作与宗教无关乃至对立的因素。例如学术名著《金枝》的作者英国的弗雷泽就有此类看法。^[1]

拿了这种观点来研究道教，则往往扞格不通。道教初起时，其早期

[1] 近几十年来，西方有些学者已看到持这类观点的偏颇，英法的学者如卡西尔、马雷特、列维·斯特劳斯等都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将巫术与宗教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不过那种由基督教文化熏陶出的思想在国内学术界和西方都还很有市场。

经典《太平经》被看做“多巫覡杂语”，^[1]某些民间流传的教派被视为“巫”，张陵所创，经历张修、张鲁等人改革整顿过的正一盟威道，便被称为“米巫”。至于早期的道教传教手段，多依于种种道术，也就是许先生说的种种法术，而其术又多从巫术演变而来。所以讨论道教的历史，尤其是其源头而避开巫术，根本就不可能。若是用将宗教与巫术完全对立的眼光来看待，要么干脆否定道教是宗教，至少否认它是“高级宗教”，要么勉强地钻入古代的祭祀中去寻道教的源头，殊不知祭祀本来系由巫主持，它只是巫术的一种。许地山从中国古代巫术中去找道教的根源，不能不说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当然，对于道教，历来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文人，贬低之，贱称之为“巫”，并不合于实际。道教曾经继承过相当一部分巫术，但它本身早已脱离了原始的巫术阶段，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人为宗教，有理论、有组织、有系统的神学思想，其理论上、思想上的主要特征便是以“道”做旗帜。许地山先生将道教的思想来源主要系于道家，兼及阴阳家、墨家、神仙家，也是比较站得住的观点。

本来，道教自承其教起于老子，不过在汉末宗教家眼中的老子，已经被神格化，称为“道”的化身，^[2]又是一切修仙之术的老祖宗。^[3]所以道教亦自称为道家。正史中最早为道教立传的是《魏书·释老志》，开卷第一句话就是“道家之原出于老子”。那一“老子”，也是“先天地生”的神仙班头。及南北朝后，佛教中人颇有批评道教重方术，与老子清静之旨不合，如本书所引的刘勰《灭惑论》便是代表。儒门中人，也颇有批评其教与老子相异。清代编《四库全书》，将先秦道家和道教的著作编为一类，归入《子部·道家类》，其提要云：“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

[1] 《后汉书·襄楷传》。

[2] 东汉王阜《老子圣母碑》：“老子者，道也。”

[3] 东汉边韶《老子铭》：“或有浴(谷)神不死，是谓玄牡之言，由之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爻降什(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蜕渡世。”